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呂脫等奉勅修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

補花井
田法非通
論

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實上科。辰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釋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

檢貢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
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貢州縣勸課
給印紙書之分最殿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
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
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
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卽增選降
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
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
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顧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請
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

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
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
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
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
帝猶謂不然旣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
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
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卽
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
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
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

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郡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爲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

是以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書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義州涇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奉職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手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洞彭氏蠻內
寇以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
知涇州改內殿宗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
瑋表留之不可繼復入寇為辰州澧鼎非等州緣邊五
溪十_一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
與盟刻石于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
課大虧乃奏除通羨苑三州鹽戶籍費官助其器用
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後置鹽場于
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石二歲增上供米
八十萬石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

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
北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
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
論者准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
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通戶二千
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
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為弔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
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直拜乾州刺史徙知穎
川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

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
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
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
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
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
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
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
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
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

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
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釋代
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
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言南探
訪州獄俄通判荆南賜緡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
太子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
得知開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
運三反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象和
廷之太子龍鏡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
廷之自立龍廷之兄明讓率兵討龍廷之弟龍廷之

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綠海安撫使討以便宜設方略
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暉俟其事定即以象和禮物
改賜新帥暉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後龍廷
夏奉別加封爵而龍廷之真宗在嘉慶後遂改兵部
員外郎賜金紫初暉使使官賜以十萬市私觀物及
為安撫已嘗其年餘皆詔除之書上邑州至交州未
世路及宜州山州等四國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
二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賊暉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
之勤上令傳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儀

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
命暉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
三勾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
暉鑿內濠通舟輿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
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
進士第為果州團練推官後兵輦官物道險迺率眾
錢備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欽法當斬三人立
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
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
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
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
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
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
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充喜論事大中
祥符間帝旣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

通隋戒滄汰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
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
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諡諱琦於布衣
以女妻之入嘗服其監云

曾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
氏春秋用宗道陰知章汝陰曹濮劉益橫仁受賜間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人姓把持官政有開治
其官取是者遂以無事與廢陵既民田數千頃富兩寺
養焉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鹽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欲殺人東謀之是矣安得若是衆邪訊

之則誣天方是獄白而雨知南軍之...
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
日也以前對華異出通判杭州知衛所...
擅賞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
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
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
使河北民遮訴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
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汝將薦逸先設

几案置童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
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
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
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泌者用逸
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
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
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
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
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

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
官使契丹為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
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
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
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
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
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

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
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終年以活將死之
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糶事今歲少於請
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叔見子之德傳言其子遵路至殿中
丞為相聞政事章奏大心為相事無不莫敢言
遵路條奏十餘事皆切直其言出則常州嘗
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旱民饑以濟自
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遵路自書曰吳遵路即禮
部尚書府管文三司判官吳遵路為淮南轉

運副使會四能正經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定
秦州高郵軍器監門十九以爲高郵水則之屬屬都常
平倉儲蓄至二百萬必待凶歲之所規畫發者便之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新州之案事故人部文死罪降
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廢置使乃以
爲發運使亦至召修起若注元昊之建請復民兵除
云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讓料掠河東鄉民
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馭吏嚴肅屬縣無違違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
呂夷簡所不悅遷路與三人雅相厚夷簡忌之出

知宣州上勸小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轉
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披病猶決事不輟
手自作奏乃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
導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其喪廬墓蔬食廢制
性夷雅植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苛賦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潔無他好所與交者皆
物其友范仲淹亦奉明其家之子孫皆爲名臣
郎不待老而歸
趙高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三子也三平陽
縣鄰邑有六四十數破城夜逃殺民其犯境

趣尉當補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急請以取之宜亟
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劇既出又遣使慰之兵備莫敢
獲之知恩刑於盜盡殺入尚寬揭方書市中表入服
樂莫不感為無者無殆宜子理天化其俗轉遠使符
數十萬戶課民易白金期會從尚寬發官幣所歸則
其須徐與民為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諸第一知
唐明唐素汰壤絕五代亂田不耕土實民病賦不足
以克役議者以廢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墾民稀
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名信臣陂
渠故迹益發之復疏二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為支渠數千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
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乃資民官錢買新牛比三
年榛莽道塗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勸於農政治有
異等之效二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太宗聞
而嘉之卜詔優焉仍進封尚寬為子唐元五年民像
以祠而上安石蘇軾作新田新築詩以美之從同宿
二州河中府神勇卒曹大校會進州度名書等尚
寬命焚之曰妄言耳曩乃安已而奏其校分士卒建
他等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畝田日加闢六月後聚
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重龍圖閣直學士尚寬至司

農桑年詔賜錢五十萬

高顯守正臣中山人父任為右都御史直學士
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貢舉定為科制郡石
州成德軍分衛州格尚正現民宅民家凡二十餘家
區畜蠶桑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妻之賊志
擒治伏罪蠶患遂絕後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
守趙尚寬畜墾下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經其後益
募兩河流域民計口給田使耕作破堰四千四百餘畝
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
三百八十歲免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重書褒諭

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為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

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

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

懼奔溢矧安有闕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

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

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傲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

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

仁宗朝為交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給今有五大

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為定

式請諸道提點別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職使民不

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
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
點夔州刑獄瀘州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
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
粟建請置倉廩凶歲振民不足即糶發他儲不俟報
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徒
河東略皆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六雨水濁如黃
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
良田萬八千頃良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唐

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掘北閘以節水
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
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
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
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
媿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
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懷寇
所毀他日有警民駭慮方伯相踵至皆言士旣惡不
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

備固不敢棄時帥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未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然列宿日吳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備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疫過不顧涿人移碓刑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甯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以豪惡不逞跋岩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為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為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鬪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

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息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重明命志言今覆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

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立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

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名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七

國府儀司上柱國錄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國史領議事都總裁程頤

初修

道學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

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

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讀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後而無傳兩漢而下濡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吳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幸有餘歲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論入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定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以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殺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隄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六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
又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
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
大悟執其子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
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
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
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
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
知龔州時宜僚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
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
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
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為守令者奉命唯忠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顯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歲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顛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
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
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
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
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顛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顛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顛未嘗一語及於
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反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歸，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敝。伐閔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元豐六年
三月詔宗
立自仁宗
明道元年
至此其五
十四年

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
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
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顯
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
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
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
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鶩高
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燕聖門之蔽塞辟
之而後可以入道顏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
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
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
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
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
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
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
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
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

具存也
左大觀政
和之問

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經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侯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誦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嘉靖丁巳年
監生余可達刊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西銘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武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補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赤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日梓

德。寧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預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善。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邵伯。從祀孔子廟庭。第戩。

張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閔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燈。子弟有小小善。比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說。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茅蘘勸盛言。曰。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善。數十上。又詰中書事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戩。

曰哉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少矣趙
抃從旁解之哉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已遂稱
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筭常
爰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筭擇治之無少貸罪
已正行已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
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
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
自雉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
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滹漢周流齊魯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空義先天之音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曰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既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心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隸皆謹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訪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所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特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憲寧行新法災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大中祥符
四年生
應真仁
英神化
四宗

之時。新法固嚴。能克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杓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亦有玩世之意。又因雍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揆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旣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列傳卷第一有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前中書省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顥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三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

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弘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未有微則顥有泚與程顥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顥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顥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
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
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削髮
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為僧吳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願還自涪乃往受
業願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願嘗言吾晚得二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焞少師事程願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願曰焞不復應進

尹和靖

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頤既沒，焯聚徒洛中，非帛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種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前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

嗟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師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請范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即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舉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追。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既
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
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
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
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
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
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
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
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
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宮閣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
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
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
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耳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膠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官崩問不詳天下之
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
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
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
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才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
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煇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
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宸
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
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
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
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
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
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
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旣衰戒之
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
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煇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又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殆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寔

謀論黜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些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兩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擢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種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壘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必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姓，恥敗盟之六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權立、遠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或按備神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當其集者數千萬朝，廷欲防禦之吳敏之用時以靖之。學時得乃對言：諸生伏闕必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大曹，治各有攸司，以別辭官屬，新進少年不必賢於六

四百二十六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臺國言曰幾危宗
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以也蓋示以懲
迷神宗為名實蔡三安石以圖身私故推尊安石加
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謹按安石狃管商之術竊六藝以文發言鑿亂祖宗
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
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
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
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爲事不為過守財

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
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
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
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
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
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
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
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
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
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陸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
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
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
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
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

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孰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

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

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

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偈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頗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窮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倘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表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狃。人主當於此留
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
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
卒得其傳。汝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
勁持。氣節豪邁。而文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然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口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
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
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中人旁。郡吏請迎養。歸道武
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以疾
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
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卷第一百八十八

宋史四百二十九

開儀司在國錄軍國事節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編纂
脫葉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
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
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
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
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

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

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

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
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
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
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
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
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
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嘉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嘗從就職既至而洪适
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
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獎用庶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中佐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
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喜有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詠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
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
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
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

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齷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畏警遂，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

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會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無采公論而士大夫之

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
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
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
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
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
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
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
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
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
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
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
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
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
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廣等
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揚州
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
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
乞奉祠時鄭丙上疏抵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
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

有所謂道學者人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
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
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
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
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
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
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護護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紀人欲有所未盡
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
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
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
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
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
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
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
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

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鄉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

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栗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

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
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
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
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於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
力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
古者事無臣固不得而知然得貴之濫貨賂之流聞
者竊言及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忍
其亦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
當官者淵觀說林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日
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未肯
鑒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其命供其
除之得不當假借宗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
濁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

自三亦既終之後諸將之陰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至靈膏血以奉軍旅顧力亦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
巧為名色奪取其權肆行其收歛近習以圖進用出
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叢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腫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之令子則自三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
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假
海關先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

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為親之効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四宦者數輩而已師傅宿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右省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
置師傅詹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
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無私之好便嬖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察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剖其愛而付諸外廷

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上率習為軟

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

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喻則喻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庶恥一有剛

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

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

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
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
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
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七日銷月
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昌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印如太祖之言歲徒使版曹

經實斷之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
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
較監司郡守欺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
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招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
而斷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
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
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
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

司命而真選置之方非刺如此則被智勇以略之人
 執青抑心下首於官官言其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
 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備明軍政教勸士
 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
 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
 祗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如億萬勞力以求正夫六事
 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
 入夜滿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尋方辭除秘閣修撰
 至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文賦七百萬減經制裁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求古復其變之儀禮以示之命父老辭說
 以教子弟為去俗崇信釋氏男女賦性庸愚為傳經會女
 不嫁者為庵舍以居其甚者為之常病經年不行之害
 會前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事乃訪事其守人物
 及方直之送之上而士居家者後漁負窮者以為不
 便且入家相習近象人也其言實亦多以為不可行
 布衣為馬主上書訟其後入詔且馬後有后亮行漳
 州經界事以年久事廢請復舊制入見請收天下人

四日... 撰之職以寵之... 亦為大臣言之留正自正非不知其性剛忍到
此不合... 申救... 四方... 有旨赴行在奏事... 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
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
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
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
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
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止大
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
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
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
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
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
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
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
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
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

怨望忿

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

以致未有進見之

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
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
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
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
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
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
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

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
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
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
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
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

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
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未有不當若綴駁論難擇其
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終始明習天下之事而無
所疑於得失之善美若夫山陵之下則願聖主史之
說別求草澤以爲言新宮使壽皇之宮則得廷於內而
示社生靈國之榮福於外矣願陛下不棄然也亦示有怒
嘉意也蓋以所講論次成快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嘉
又美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嘉成心爲心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並用之而數召大臣切

劉治道拜臣進對亦賜溫顏及是歲遂以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容負今之弊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蓋亦恒憂為今之為文痛
慘承重為相父皆斬衰三年始去當是時也長不能
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古制後自漢文短喪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文且然則嫡孫承重
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十有餘年其能重正壽皇
聖帝至性自天易質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
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然間者遺詔頒大
上皇帝偶遇康豫不能躬就喪以陛下以世嗣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
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
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
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
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
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
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
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
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桃宣祖而祔孝宗
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
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
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
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
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
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爭留不可樓鑰
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
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
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章閣待制提
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
慮既屢爲上言文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
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諱不可忽之語汝愚
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
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

建業四年
庚戌生
慶元元年
庚子年

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日秘閣修撰二
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喜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
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喜以年邁七十申乞致
仕在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
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餘奉奉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流枕而逝喜為第五十年仕
於外者僅九考三朝纔四十一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
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章黻屢為喜安如
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巨飭藜藿與之共往往極
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喜去

國作曾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明之學文詐沽
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任長沙不為張拭之徒所禮及
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
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官諭
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喜有奪
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喜汝愚劉光祖徐誼之
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反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
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
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
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喜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
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
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且與諸生
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自有籍田令
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佐曾有姻連勸佐曾
勿為已甚僂曾意亦漸悔熹既沒將筵言者謂四方
僞徒期會迭偽師之薈命日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
則繆議時政得失助夫中心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
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因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等
後佐曾死詔賜熹遺表田心澤謚曰文粹贈中大夫特

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
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
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也故熹之學既博求
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美嘗學
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
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
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
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十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焘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焘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

程頤

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行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垂於世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焘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

程頤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陰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問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難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自察而統節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
兵講和金人乘間以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

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
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
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
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杖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杖不答。入奏。自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業。遣使往言。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食無備。而乃以兵者。輒斥去之。杖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杖對曰。不知也。上曰。今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杖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杖曰。臣切見此年諸道多水旱。民貧

四百一十
且憂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倚輔正使彼
實可圖三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其
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度寒陽絕誠臣子不忍
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我表已為不盡而
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甚矣然臣竊
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大有必勝之形而不能
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再復讀曰今日
但當不哀痛之認明復讎之美願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為一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
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
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
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械亦以為
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械曰今
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
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杲言
朕詔罷之燕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書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滯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
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
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杲夜草疏極諫其不可
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杲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
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杲知袁
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杲在朝末期歲
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佞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杲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罵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杲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栻治行詔特進帙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選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
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帖勢希嘗見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栻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系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
時年四十有八

御平四十有八
謝致委公天可之對天可制誦之
誦且亟賞于銀幣土賜厚于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重華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大見政事 ○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

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熹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熹成喜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

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效力榦江西南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書榦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權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發
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
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
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
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
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以廬山爲屋館四方

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
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
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
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
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若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

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
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
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
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
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
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
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
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

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
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
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
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
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居乎先是榦
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
信之人徃徃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
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
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
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䟽駁將帥偏禪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王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則不可保
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

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榘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闕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榘及倅
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
著諸豪又深知榘倅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
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
榘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榘遂

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
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
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
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
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倣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毅不愧
目

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按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及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燔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

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今者黥籍而民請張持空券
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
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
實用矣劄入漕司卽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哀穀
倉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
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石中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其辭乃以直從闕下管慶
元至道官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爲差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必鄭寅楊美儒謝世平董繼澤徐僑
劉宰洪咨璣于朝紹定五年帝論以嘗時高宗系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曰燔乃宗室高宗系經
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三帝問之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此之致
使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實講道其得乎臣嘗聞漢武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養念成無燔心事有如秋

月。潘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真。下州
文學。潘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無位為功。
業。但隨力到處。自以及物。即功業。又嘗曰。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
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
毫躋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潘處貧。貧愈難。若
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而潘亦稱
曰。黃李孫。饒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綴。第進士。洽少穎異。

從朱熹。嘗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
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
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請贊。翰曰。所望以求
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特行社倉法。洽請
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
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
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
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量之。量而次第之。
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投以為證。云改表。

州司理參軍有六囚訊之則服尋復變三百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遠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
殺之有盜賊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射者洽諭
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
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有八拜于庭示以
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庫虛籍
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事所賈都吏
者州之巨蠹也嘗十於人若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擊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
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
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詣告聞獄中
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
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點之湖南鄒寇作亂與縣接
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
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奇寇將犯境聞有備

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
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
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寃而得雨載於方冊
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為閱疑狀
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
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
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
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
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

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
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
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
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
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
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
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感不樂及
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萊味道李閱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
秀魏了翁李堯趙汝諧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
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檉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竒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口

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熹得陳淳門人
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問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
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
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
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

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
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
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
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
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
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
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
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
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

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
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
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
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
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醇酢如探諸囊中
而不匱然後爲逢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
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
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

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錮，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屢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寮屬延誦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

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

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

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
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
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
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
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
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忘也天
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
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
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蒲劉穎薦
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
廢請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開
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
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率殫盈野或食其子
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
旨借閩夏稅遂奉乞併閩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閩

之請灝既歸里幅中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
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
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補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贊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
忍去者久之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文四百三十一

門對... 禮

儒林

邢昂

孫奭

王昭素

孔繼

孔宜

崔頌

尹極

田敏

辛文悅

李慶元

崔順正

李之才

尋宗義河內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有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部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版于

國學周顯無中累遷國子司業無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舊書以問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禘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僖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六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在一五年再不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父命之君裁進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後節亦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享又詔翰林學士曹履儼統類之崇義因取二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為歷年祀寧差在遠尋崇義與學國庠服膺儒業討尋

改實刊正疑說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宗義官量與配
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
更同參議所其精詳苟有異同言為尚確五月賜崇
義祭袍犀帶銀象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曹儀禱之表定儀上
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
年祀寔遠圖繪欻然瞻駭彌深丹書庶幾重崇義研
求師說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等承制
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大義各四卷臣再
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陸釋共分為十五

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金異同之說
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
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
人之職及阮謏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
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
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廉引注有爾雅
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
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
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

嘉靖丁巳年 監生程鯨刊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冊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知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

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疆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

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玉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土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夫宗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若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摺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

之出歷梁陳隋唐兼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二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金詩云惟錡及金又云漑之金鬻春秋傳云錡金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金所以燔捭而祭即金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

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金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金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共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

嘲之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問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淮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鄭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真宗卽位改司勳鄭

中俄知審刑院以昂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司領其事是冬昂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昂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倕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卽於便坐令昂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昂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昂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亾兄素嘗舉進士願霑

興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昂經版幾何昂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昂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昂請歸之三司以禪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昂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二年加刑部侍郎昂居

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
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
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
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
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
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卽超拜工部尚書知
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
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
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
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
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
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
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
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
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
爲對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
水四曰畜灾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
旱曠爲甚蓋田兼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
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
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問疾臨喪之禮特
有加於曷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
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
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
進秩初雍熙中曷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
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曷爲諸王
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
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

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曷同觀作禮選贄賜之曷言
家無遺稿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曷卒亟詔
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曷在東宮及內
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
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
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
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
當若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
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
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

曰昂及欽
若移人

不愧通
儒

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
理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
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昂與邊肅母
賓古闔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昂力辨欽若而洪湛抵
罪欽若以是德之昂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
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
書用爲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
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
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
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
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
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
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待讀會詔百官轉對奭
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
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
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
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
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

宋史列傳卷二百九十一
十一
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主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輿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

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音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游泠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

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成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周上爲可修撰造祥瑞假

託鬼神纒罪東封便議西幸輕勞重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邊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

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誠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

解疑論

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脩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爽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爽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儉小人

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

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
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
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
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儒侍講讀乃名爲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亾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
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
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
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好師徒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
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
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交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
月特宴大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
卽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
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
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

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諸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罍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

位而不以星石必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詰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

詔召赴闕見於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禪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令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少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譽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予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

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此人若利
心濃

東明鄔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元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

禁原蠶

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
 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
 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
 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
 籍田維起同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
 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且史館樂
 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
 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
 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

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
 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
 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
 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
 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
 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
 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藉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
 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
 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

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坳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

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謂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其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卽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

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
東使至維自恥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
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
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
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
酒仍兼侍郎原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
然摺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
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
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
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為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

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
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
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
子冢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
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
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
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

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為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魏為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疑疑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

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轉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為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涿州司兵參軍大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

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候中宗
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璩之玄宗開元中歷
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室侯璩之為襲文宣公
兼兗州長史璩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
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兗州司馬陷於東平
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晳歸魯詔
以惟晳為兗州參軍奉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
惟晳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
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秋奉祀自

璩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謚宗城通四
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
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
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
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襲立令襲
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
年年平慕容彥超幸四年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
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
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

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
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業請建為軍詔以為縣就命
宜知縣事後以為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
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
道百代所崇傳作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
孫司農守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丞歷官聯洽聞
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太
子右贊善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後其家承幾通判密州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為謝詔
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

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
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闕長葛二人真宗至道三
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
束帛及太廟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
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
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
年東封太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
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

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又之又御北亭
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
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
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
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
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勗為殿中丞通
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
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
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
講說聖祐後收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護

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
三十最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
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
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
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
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竒之擢為左拾遺選右補
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
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羨之贈賄甚厚及
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

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
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
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
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
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
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
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
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
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

為所親求便官出為
得疾卒年五十頌好
文當時稱其道麗篤
信釋氏賂佛像必拜
性多疑在
鄜州官舍嘗召巧墁
者治堂室以帛蒙其
目人皆笑
之子曉至太子右贊
善大夫曠字文炳雍
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為
屯田員外郎開封三
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雍王元份
薨府官皆坐黜時戚
維為曹國
公元儼府翊善上謂
宰相曰元年儼少尤
資贊導維
迂懦循默不能規戒
聞崔曠性純謹以之
代維庶有
裨益因召對遷都官
員外郎充記室參軍
賜金紫遷

兵部郎中出知河南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
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
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
為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
校虞部郎中中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
闕明年轉侍御史會召拙與張昭呂琦等同脩唐史
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為掌書記漢初召為司馬郎

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
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
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
昭同脩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
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
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
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
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
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
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頒公卿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

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史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如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

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土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綱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椶木懂注曰日及改為白

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玉殿中丞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成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祕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于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畱有詔褒之就遷■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祕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

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卽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

悅特賜帛百匹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傲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祕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賦舉人語及筭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

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嘆伏了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俸侏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

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
爽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
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
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擢官詳正因訪達經義
者至方參知正事以頤正對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
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
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
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噐幣聽以本
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僿
佺淳化中歷福建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頤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
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僿佺曰昔秦
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
臣聞刀用為角音推兩點為角音鹿用上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僿佺說尚書即特
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
以白金繒絲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
并注曹唐大游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
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

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護榷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太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投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

或疑是
曆法
元止二
年再
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拜殊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軍國重事前行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

此人絕無
儒林卷末

一字太極
道遠直
也注
考

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黥為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丞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

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咸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習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與師北兵之遇春夏則羶裘皮履羊

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賊成功立事在於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祈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十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饑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公

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贈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木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為後斷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脩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備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

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為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隸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度副使又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

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曰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
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路演聖
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方規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朔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
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樞民間皇祐未知
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友同祖崇
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
罔字公踈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

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
同名欲致之罔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
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詳
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
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
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
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
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

曰存道先生

劉頴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騰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太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通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徙泗

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

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
官丁父母憂耕祖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
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祖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
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
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
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
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
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躑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闈皇帝感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
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塵竭。契丹忘義。擣杵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
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渥。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唐模。其人渾樸。不施剗。厥可
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
朝轍轍。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慈與
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
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

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賊。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群臣跋躅。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馬。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鏝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矣。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歿。衍探懷出。奏。彙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孛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

宋史列傳卷五十一
十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
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
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祖徠集
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
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
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
鐘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
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
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

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
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
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
更鑄大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大常官議於秘閣
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
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
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

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林高
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
治大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
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
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
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
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
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

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
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
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
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
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
事皆驗義叟亦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
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
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瑑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瑑
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

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飢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欵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者以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柙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從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為渠堰突奏罷之又言蜀

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千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六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

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祖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

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窓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主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窓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

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
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
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
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
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有臯庫
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
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
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
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
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

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
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旣在四
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
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
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
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
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
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

凡五室每室二進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介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窓是爲八窓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文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

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竒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

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
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
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
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
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
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
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

告友

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
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
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
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
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
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
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
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
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
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

何其
之清而
入也

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

○王
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討主人公賢遇先生不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遵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

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網，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

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

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
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
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
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
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
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
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
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
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
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
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
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
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
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
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
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靡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即讀孟子周子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終於聖人孟子是已孟子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吾嘗我子貢善為說辭舟牛閔子願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言言言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是有詩春秋說各二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罪州司理參軍說論如歸安三傳謚

論謹說語

正當學以思肩有山人約好與博覽古今所政惟
三位大略學謂三公論道經邦覺理皆為真無四方
親附百姓皆出於一而其言之雖不其行之甚易嘗
舉進士不中退居曰野數曰士之居世尚不見其用
必見其言遠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一卷人莫傳之
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為對策不遵權貴策
入四等調龍道懸劍蔡京知成寧舉為學官官不就
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曰吾無學无遠
易與春秋皆為之俾得聖人之旨居世久又有經旨二
卷史論十二卷京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
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
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
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
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
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
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

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於世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四百三十三

開禧同司右國學國軍事前書卷五
黎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元稹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章行與伯溫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

三百六十六
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
者薦為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
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
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
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
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
保家計康怒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
恕言怒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
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

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詢朝
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
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
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
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太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
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
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顥為伯溫曰
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
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
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

后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佑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

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自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

名三精
倫出人
意表此
傳心者
聖學

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後，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非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兩入。張是賢者，自相背矣。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過艱險，則相誑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蔡繪既主和言，若希言効，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新

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次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擢善時金熾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人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擣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補鼎嘗以獎光遠免舉事訪擣擣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擣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統即高宗時在揚州事草創選入改供軍頭司

見目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會因定崇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

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者。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閱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擢禮部員外。

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重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

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者
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
興太學閱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遠能使
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
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
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而
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
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
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
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閱所建明閱又言

既欲大興
學政不
得不少
假借也
宜之得財
不亦也

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
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眉山公精春秋學林栗其高
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
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閱
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閱曰閣下為
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
掃地矣閱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為祭酒閱為諸
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閱為首稱由是知名
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閱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

秦檜檜疑閱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閱出知筠州
不赴卒初秦桧嘗使姚孚請婚閱辭之其著述有春
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
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
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
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
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
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
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

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
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
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
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
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八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
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柰何大昌對曰陛下勤
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
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他

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
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
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
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
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
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
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脩撰名
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
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

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旣違法
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
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
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
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
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
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
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
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

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謀者衷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謀者賊遂散去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

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爲祕書省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

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卷之五十一 布 四百五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

萬曆二十五年刊 卷之五十一 布 七

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名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催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

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丞杜門謝

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廼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
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
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
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讀張栻以論張說出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
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
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書太業
長此業
情報
不覺其
長也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
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
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
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湖之禍旣而皆不驗
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
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

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
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
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
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
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
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
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
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
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

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
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
南北各有長技昔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
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議治其海舟而南之海
舟則不明其法也或曰吾舟亦具也或曰舟雖未具
而糧亦乏也或曰吾糧亦乏也或曰吾糧亦乏也或曰
吾不以射之不以步也舟馬而已當此之時不可復
言矣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否孰輕
孰重事出於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
自擾而夫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
日修其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狎敵理軍以
言謂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
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
之事事敗而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
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不見災異異時災或也
南平海日鎮星犯端門災或守羽林四書生不曉天
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翳
日相摩也臣嘗不曰天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
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
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
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
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
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
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早徙者相續道殣
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
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

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

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菟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

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道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

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

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

朋黨論一與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
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
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
其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
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
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
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
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

臣子勝
之朝美

逝起
生多矣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
 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
 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宜可棄記不可作也侂
 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

故事俾萬里為之而宰相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奉萬壽官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奉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三

三 學錄李校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仇
胄用事欲網羅天下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
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仇
胄患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仇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仇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仇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史四百二十四

開禧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節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沆

陸九齡

第九節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為承務郎
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
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

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事聞詔因任子暈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
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
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
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暈
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
以熹託子暈及熹請益子暈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
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暈少喜佛氏說歸而

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
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其
家事指葬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之道
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熹則
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學又友張拭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後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特

字三百四十一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劾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巨頭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燒燔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乃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袒謙不然而其文特異夫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之憂免喪主官

台州崇道觀越二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

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
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
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駉不得已
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
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
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
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

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
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
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歿郡人卽而祠之子延
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
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

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
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
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
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
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
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
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
者請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
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
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
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
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
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
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

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
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
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
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
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
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
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
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
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
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
末避亂居撫州之金谿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

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
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
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
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
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
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
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
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
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
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

道遠改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
人心震攝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
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
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
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
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
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
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
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
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

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
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
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諡文達九
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
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
人化之皆遜弟焉與第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
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
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
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
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

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陸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核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是。以救之初調。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名，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興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豈日有訴過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焉郡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為次
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望南
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
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首為腹心之虞矣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字四百二十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
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高制勝敵敵
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
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果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
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
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
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
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負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兩郡人異之逾年政行

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
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聖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
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
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高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音聽
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
簡袁燮舒璘沈旌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微言之子也微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皆從老校退卒請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表漑漑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漑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

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使宜勿遣而今其乘勝下穎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士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系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否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獨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刑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邑將員五日更至庭閱之而

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權遷其家三守鄉置樓盜發
 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亭日置戍
 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守二百羅落之守計定訖
 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
 簿未至為書謝災司三上天災災特解臣無將願緝
 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並兼徒
 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
 計豈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救用兵請俟十年之後
 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
 歛塞者宰相虞允文曰遣李宣行淮西救以實邊李

宣為表廢田相原際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
 於黃州故治東且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
 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九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
 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坪邊有墾田以斷柵江
 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奔散免
 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百人而雜舊戶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李宣拔得其實而効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託難撼李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李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信佞為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愚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
 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李宣又進言曰日城
 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隨樓五堵漂陽為壑而居樂
 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陛
 下安取此然外事無是道外報未除臣所深憂左右
 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此言而聽之

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
 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
 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臣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緡錄皆分隸經總制諸部束手
 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

四百八十八
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卒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應科舉程文之弊思
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
其文擅富世富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筆行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
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氏東萊
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
集義之功得於試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眾登進
士甲科教諭奉州參知政事龍溪成良才之薦于朝故

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正兄家領帥事委成于傳
良傳良平一府曲直宣以義氣禦者不得售其私陰
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廷提
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
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
年至是而歸鬚髮眉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
郎中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
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
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四百一十
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
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
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
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
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
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筴
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
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之
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耶豈不甚可哀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
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
總領所謂之大軍盛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
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
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
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
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
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
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

四百一十
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
光宗之妃黃氏有寵幸皇太后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憂懼得心疾自是視事疏不
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善猶身也。應底則致疾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
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
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直學宮
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任丞相以下至於大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知事
良不草請且上疏曰陛下之不以此為戒者特誤有所疑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
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繼以誤為實
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測之疾是陛下自
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
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備撰仍兼贊讀不
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
錄院備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傳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實文
閣待制與郎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願行出

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宮交疏別秩罷嘉泰二年復官
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實諷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
傳三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灑思英發權厚庶五
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權官丁母憂改武昌軍
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
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夬良復薦之
召為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
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

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
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
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身為退伏者
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
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
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
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書者其於
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考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
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
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
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猶守舊法而
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
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以法度
之難四也又有其不可者真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
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
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
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請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
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威怒額曰朕比苦目疾
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

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
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補得人會朱熹除
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其劾葉所劾適上疏爭曰粟
効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功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
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而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
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其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
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日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清修者輒以道學
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
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
而更襲用鄭丙陳實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
文致語言逐去一盡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
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
出知蘄州人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
華言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
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
因是而定當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
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官都人惟悅適復奏自今宜於
過宮之司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將兩宮聖意有

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訛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
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
洵及孝宗不豫群臣上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從適
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其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
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
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詔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
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
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
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
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

吉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予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宜實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闕禮知閣門事婦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九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受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

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車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

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籌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

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與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守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與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徇前太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之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言民言取甚何等廣養教節宣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務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倪曾致籍其言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無直學士院以疾力辭無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倪曾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倪曾懼以紅巾為江淮宜撫使除通寶謨關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文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忽變未暇尋繼乃請于朝之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入一日有二帥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繼覆溺者眾廷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挫不可復制惟劫掠南人明長乃募市井悍少兵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緝統以從

夜過半遇金人散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從兩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特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未其宗女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

宋史四百一十八

字四百一十一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鼓
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
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
百里南北二四百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
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
諸州禁軍二千人築堡為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
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
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六要謂敵在
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
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直六合等

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
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
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文劾適附侂冑
用兵遂奪職自後奏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
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
定適忘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
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
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
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為可免南
北注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四百一十八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
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三營吏部架閣文
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務闕田諭民
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
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遷禮部郎中
符離溪因奏北道遺忠義人湖南北臨高皆當區畫以
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
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置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六

學溪辭以請讀非六官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
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
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
瑞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文於宮僚以
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之
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
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
芮燿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

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
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
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
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異太平旦暮
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
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
正棟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
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
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
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

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
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姚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
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
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
譚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
學參政施師黜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俾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
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

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
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
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
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
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恠變起
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
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

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八不報學宗即位
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
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
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
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
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
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之供錢自天
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賄學羅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

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倍增多較
 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
 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
 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
 舉福建常平使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
 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敢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
 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
 荒政時朱熹為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劾德
 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監刑
 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

吏部員外郎入日不言高宗建炎間減發州和買絹折
 羅事因論輔臣一二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遇三百
 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
 事既開諸路罹兵銷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
 需之復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
 少卿皆兼推中書舍人佐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
 學次第彈繳竄無志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
 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
 佐胄壞成法率五六年十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
 外職猶通籍禁閑者如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

知貢舉時正學又銅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
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
仍兼職趙師昇除知臨安府昇辭故事當有不允詔
幼學言師昇以媚權臣進官三戶京兆狼籍無善狀
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昇命
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
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
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絲錢科數
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又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編

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生
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
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
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
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
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
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遠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
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情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
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根本以弭
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

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
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
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安發及辨論義理縱橫
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
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楊泰之字叔莊眉州青神人少刻志於學卧不設榻
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
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

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取為旣亂
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義之為也亂所以
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砦
將王堦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堦于法又督緝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瀘利店夷都蠻稱亂不
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
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
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
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
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稟數千緡予鄰里以千

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秦之
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
州踣零錢病民秦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
咸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
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秦之踵行之理宗即位
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
無奪於邪說以收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
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
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
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竒

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
秦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
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
雲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
重於違群臣輕於絕交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
天倫之大痛秦郊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
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愛何示人之不廣乎又
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
舉行於今也是以詔責其闕知重慶府為書以別
丞相曰宰相職事無不盡心入有道去自私之心恢

三百十人
容人之度審收
鴻禧觀卒府
事自公羊較
志南北史唐
名物編詩事類
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
勅修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興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皇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爲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

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
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
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
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書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
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
冲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
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政事上
詰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潔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湯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權為利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等處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藝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河內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震居

即建國公出就傳必震高資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
舍人兼判書時郭干等除將作監丞震言干曰臣等
民田曾經被治願震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判書士
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益文選良
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彼居官者庶而不仁則百
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
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
聽其自擇意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
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祠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享廟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
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於園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
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
叅議卒用御史趙煥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
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
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
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
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者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乃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宗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初宗命再讀之。注聽惇言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學道遠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一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蔡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入鄒浩。所請詔。立蔡京。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權冷又移湖北。再鞠卒。

無驗安國竟除冬未幾得少他罪被法臺臣直前事
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
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於喪請子第曰晉晉為親
而仕今雖有祿高雖將何暇為遂稱疾不仕築室墓
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綱大吳啟諱世
勳合薦除屯田即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
居郎又離朝日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
欽宗亟召具安國奏曰明君以裕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格事宰物之權願程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

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
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
競而朋黨之患明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掃除者跡
乘勢更張編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也臣乞長
盡底蘊書一具進先宣示言諫使使事疏駁之大臣
議繼則參用言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之若之
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
動搖必罰無赦慶義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詎不竟日晏著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奉附恩凡與已不
 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溫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先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從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廢初非有白首也每臣請召安國即問識
 胡安國者乎南仲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始其遠語不為所好如安國者實無欲宗
 息遣中書舍人晁詵之宣召安國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以三品服南仲諷臺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以吼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牛綱又謂許景衡晁說
 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衆輿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
 奉詞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
 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慶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沙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通平則
安徧重則危今州都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
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
得誅賞推恐大重萬一抗衛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
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
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兩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
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
是冬金人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
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
勇於報國數至殿前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為綱遊說

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付從雖當獻納至於彈
擊官邪必歸屬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下言之咎而解
越職此略若開陳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
非所以靖朝也南仲大恐何處從而解之詔與郡縣
以安國素若走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
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
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矣國曰事之大者
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心言至於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
子寅為即在城東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主上在重

園中亮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
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
以給事中召安國言因繳奏編觸撻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
行其職守必以兵殺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申康
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爲安國可大用
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官手札令以上意催促
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
之論後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
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
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
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
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
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

論正心謂裁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

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得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
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
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
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
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
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
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
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
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
尋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印
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
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
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
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
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
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
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
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

相風旨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
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
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語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
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
然風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
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焯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

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臬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遊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

快暢

歲月。敵人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金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全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追及返正。實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不能報。終不節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希憲與左伯彥方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千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溼之。陵闕則斧鉞驚之。堂堂

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茂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
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聖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
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
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
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爲自全之計。願下詔
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譴。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
出于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令人逆天亂倫。朕義不
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
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

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
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
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
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
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
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
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
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

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愛。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

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并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乃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

以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是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直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讐也。

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不

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讐用復讐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軟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讐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修

宋史列傳卷九十四
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
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冊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
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
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
惇蔡卞皆宰臣而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
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
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
易月寅上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

三手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
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
雖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
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請通鄰好不忘責授
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為憂為權策中書
侍郎張邦昌欲以之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
大節及檜禮國賓之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
在請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

世其為文張著義理有裴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
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讀試師事之
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
心宮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
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
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
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驅駿欲爭天下臣不
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
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舜欲存

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
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
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
乎孰為急乎必有慊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徬徨不
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
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
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
享乘與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虜敵道窮荒衣

喪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官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歎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
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
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

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不報之讎子
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
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
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
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
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
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
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
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
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
私下譴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降祏使我國
家者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
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
沒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賢賢萬姓未
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
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
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
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

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
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
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
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
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
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
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
權之不在已也高閔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
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
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

不得其死。其僭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
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
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爲大恩乎。
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
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
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

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興。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
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
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叙契好
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
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
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
刪定官。秦熿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熿近除外議云

何寧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
常丞祠部郎官初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
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
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蓋出寧手
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